

# 索忍尼辛與自由中國

吳自甦

## 一、最難風雨文豪來

俄籍反共流亡作家，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先生，於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從東京翩然飛到台北，立即給寶島台灣帶來三十多年來未曾有過的喜悅、鼓舞和震撼！

索忍尼辛在日本旅行兩周，事前相當保密，直到公開露面，講演忠告日本，才引起世人注意，而此次前來自由中國，是由民間社團吳三連文藝基金會出面邀請，據說接洽年餘，索氏原則同意，本來預定七十一年十一月到達，因其既已身在日本，仍臨時通知提前訪問中華民國，並且約定仍一按其流亡天涯的慣例，行踪盡量保密，不跟記者打交道，不讓記者發消息。可是此次在他抵達台北桃園國際機場的當晚，就有記者群守候拍照，更沒想到第二天中國時報第三版就有大篇幅報導，於是引起主辦單位和國內十餘家報紙的總編輯聯名對中國時報未遵守協議者表示莫大遺憾，而該報次日以新聞採訪自由和讀者知的權利為借口予以反駁，正因如此，索氏在台行踪終於被台北的記者群作為追逐的目標，以致索氏幾乎要「取消行程」。反之，他起初在台北和南下參觀，連日各報都有詳盡報導，甚至中央日報也作社論，認為中國時報運用新聞自由，引致自由中國為反共文豪索忍尼辛的新聞爭奪戰，既緊張又精彩，所幸索氏也能欣然接受，一周來不且相安無事，反而習以為常，甚致偶爾和記者群打破往例，點頭，微笑，甚至合影，但仍不答覆任何問題。

### 流亡國外餘悸猶存

十七日，索氏在陽明山旅邸，撰寫定在二十三日「給自由中國」的講演稿，記者群守候在樓下竟日，索氏僅主動約見一位朱小姐，事後打聽才知道那是華航的空中小姐，乃在由日來台於航機上相識，也許索氏在其口中希望了解自由中國的一點真象，索氏八九年來流亡生涯，被蘇俄放逐先到德國，而後轉瑞士再定居美國，他不欲打擾政要，更不作官式拜訪，蓋其驚魂甫定，連獲諾貝爾文學獎也不克親自前往領取，再則亦恐遭受蘇俄特務之暗算也，但其却喜與民間直接來往，而不受安排、被動訪問之累，所以他在台灣的訪問從十九日到台中而日月潭，而溪頭，開始對寶島風光和風土人情欣賞、接觸和了解，一路觀看、記錄，態度極為認真，而車隊隨行記者追訪，索氏已漸不婉拒，在日月潭他對文武廟的廟宇、雕刻、神像興趣濃厚，沿路也曾拜訪土地公，當其夜宿涵碧樓渡過平靜的一晚，更是感受自由中國的

山光水色，更妙的是他終於發現我國的菜餚，色香味美，讚不絕口，而說出日本料理好看不好吃也。二十日由溪頭到台南，二十一日親炙古都的風土人情，觀光孔廟、赤嵌樓、和吳三連主持的一家紡織廠，沿途曾在公園跟休閒的老人們留影，又曾巡選一間公寓參觀，看看市民住家的真貌，中午轉抵高雄市，暢遊佛光山名利、澄清湖風景區，以及中國造船公司，在佛光山他對大雄寶殿的觀音像和寶塔燈頗感好奇，經主持大師一一解說，索氏亦一一記在他的大本黑皮記事簿內。

### 仔細觀賞 沉思筆記

二十二日索氏北返，經鹿港，探尋古跡，參觀媽祖廟、九曲巷、丁家古宅，和一家紙燈店，索氏於寶島的民俗廟宇、古舊小屋，其飛簷、畫壁和古老的門扉，均仔細觀賞，沉思而筆記，並且隨時很有禮貌的詢問，四天來雖然馬不停蹄，疾風似的走訪，但我人相信由索氏銳敏的觀察和機警的探索，他一定會有相當豐富的收穫，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已能接受自由寶島民間的熱情對其所作的禮遇，所到之處記者群的尾追、圍訪、攝影、追蹤，而群眾圍觀他也能以笑臉對之，不再顯露不安甚至驚恐之情，這也透露台灣自由天地的人民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斷不是鐵幕國家，人民生活之富裕了。在高雄，他曾由市長陪同漫步在夜市街頭，小吃攤販形形色色，索氏每到一處皆有老闆請其品嚐，電視上出現的畫面，委實感人。第二天在彰化，參觀大佛像，被交遊的小朋友包圍，索氏喜形於色，當天即二十二日下午索氏僕僕風塵趕回台北，進住圓山飯店，稍作休息即與其講演稿的中文譯者政大西語系俄文教授王兆徽和來自日本的譯者木村浩會商預習，並作最後定稿的工作，由此可見其對這次來台演講之謹慎、認真和負責了。

### 公開演講 國人鼓舞

索忍尼辛在台北的公開講演，主辦單位決定不售門票，在日本據報載入場券每張日幣五萬元折合美金兩百則台幣要八千元，台北新聞界的友人直到二十二日的下午電話告知已為筆者索票兩張，乃決定前往聽講而不錯過一瞻這位反共哲人的機會。二十三日趕去台北已近午間，先訪友人，再一同到中山堂聽講，講演定於下午一時，十二點廿分至五十五分入場，友人談起，今天是世界文豪諾貝爾得主泰戈爾到中國講演後的第一人，而當年羅素、杜威來華講學，亦不得與今天索氏媲美。蓋今天國人正在艱難抗共中的心情是堅決而沉重的，既有此舉世欣欽的東方智者，反共的思想家翩然到訪，其對國人的鼓舞，並非任何筆墨和多少數字所能形容。

中山堂一千五百個座位已坐滿渴望的聽眾，會場的氣氛也特別顯得莊重嚴肅，一點正，索氏由吳三連這位八十歲的台籍老人陪同出現在講台，大家自動起立，熱烈的歡迎，索氏隨

即以俄語發言，講題為「給自由中國」，這位一九七〇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流亡生涯已過了八、九年的俄籍自由的鬥士，他是反共諍友的心情對中華民國的國民講話，沒有批評只有鼓勵、提撕、警覺、誠摯、鏗鏘有力的聲調，透過翻譯，文詞簡練、肯定而優美，他對世局的認識，了解和對美國和中共關係的分析，以及對自由中國的鼓舞和希望，真是「一鞭一條痕」，「恨鐵不成鋼」，由於他發諸心靈和良知的告白，在整篇講演的過程中獲得三十多次掌聲，當他說到：「……事實上自由中國竟受到其他國家非常不公平，和不平等的待遇，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都不顧道義地把你們逼出聯合國…」 「…不久的將來我們也會看到，一個國家只是為了苟全自己而出賣另一個國家，大多數恐懼共黨的西方國家為了怕激怒中共，甚至於不敢出售武器給貴國，你們對這點會感到驚奇嗎？事實上，他們對自由的維護和關懷根本是微不足道的。…」這又明明是俠者仗義執言，在舉世皆昏的今天，又是那警世的「空谷之音」。

索氏可被稱之為二十世紀的靈魂，俄羅斯的良心者，在講台上一再作獅子吼：「…在放棄台灣這問題上，有多麼大的壓力，加在歷任美國總統的身上，但是並非每位總統都能經得住壓力。有一位前總統剛剛去過中國大陸，諂媚地說：「強大的共黨中國才是和平的保障。」……」 「……正因如此，他們欣然響應中共和平統一的虛偽建議。……可是他們完全忘記了。共產黨人已經不止一次欺騙世人。」了。

## 十億同胞是我力量

索氏又以南韓作為借鏡，提醒此間少數不明是非的人士，他說：「在南韓，年輕的一代和大學生，完全忘記了共黨侵略所帶來短暫的恐懼，而覺得他們所享有的自由似乎太少，可是一旦當他們兩手被縛，被押送共黨集中營的時候，他們就會懷念和重估今天他們所謂『不自由』的價值了。」這些話對三十年前，大陸淪陷前的我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大學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然而當年那些可悲者而今却悔之晚矣。索氏面對自由中國，他提出忠告：「…沉緬於今日富裕的生活，結果可能喪失了反共抗敵的意志，我希望並且呼籲你們，能夠揚棄這一弱點，在你們物質生活有所成就的時候，不要讓你們的青年懦弱到寧願去做敵人的俘虜和奴隸，也不願去戰鬥。……」這位又被記者們稱之為反共巨擘的索髯，在富有傳統反共正義的呼聲中，他說：「…在你們面臨危亡之際，你們會有全世界最堅強的盟邦，那就是億萬的中國人，他們的同情與支持，就是你們精神和士氣的最大支柱。…」換言之，大陸億萬苦難的同胞，就是我們反共勝利的最大保證！

索氏在歷時五十五分鐘（包括翻譯）的講演中提到日前唾棄毛共的飛行員駕機投奔自由，他對南韓未能立即將人、機交給中華民國，想要討好中共，那是意圖苟安而已，他並曾指示我們應該全國皆兵，因為我們不斷受著戰爭的威脅，而三十三年和平生活，並不意味今後三年不會遭受攻擊。最後這位反共的大文豪、思想家，他誠摯的說明：「只有被壓迫的人

民，包括蘇俄人民在內，都不能依賴外界的援助，唯有依靠自己……我們受逼害的兩國人民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兩個共黨政權，不管兩個貪婪的、反人民的專制政府發生什麼事情，讓我們兩國人民保持互相了解，互相同情和友誼，絕不讓無益的民族仇恨蒙蔽了耳目。」筆者半生從未曾聽過俄語講演，也未曾跟俄國人打過交道，這是面臨這麼一位「世界上最偉大的文豪，反共最堅強的鬥士」，而又是一位歷經百劫的俄國流亡志士，他的「大同呼聲」，在場的聽眾和億萬的中華兒女，必然都是他的知音，更何況面對滅絕人性的共產暴政，我們唯有重整道德勇氣，才能自救救人。很不幸，而今西方世界幾乎有不少人迷醉，慶幸的是這位俄羅斯的靈魂——獨醒的索氏，吐出肺腑之言，正為醉夢者敲打着晨鐘暮鼓，他給「自由中國」的講演，就是最真實的鐵證！

## 二、索翁演講的迴響

大文豪俄國反共哲人索忍尼辛先生，在台北「給自由中國」的講演，是他此次訪華最成功、最有意義的高潮，嚴肅的態度、精闢的言詞，銳利的警語在中華民國反共過程中艱難的時刻，對敵而言，無異是百萬大軍具雷霆萬鈞之勢，橫掃赤魔，對我而言無異是誠摯的忠言，既鼓舞民心士氣，又揭示奮鬥方向，其價值非金錢、數字所能衡量。

索翁的歷史背景和處境，有類似我們在今日台灣的情況，所以他的講演也就更易引起舉國絕大多數同胞的共鳴。

由於講演會場在台北中山堂，聽眾限於一千多人，又由於嚴格規定入場時間，譬如使得從陽明山中國文大學趕來聽演的該校法學院查良鑑院長和二十多位教授因受阻於中途而無票向隅者更不在話下，所以當晚三家電視台於黃金時間聯播索氏全部講演，俄語發音，配以字幕，使千萬軍民得以如臨現場聆聽，這是三十年來空前之舉，因為除了總統和行政院長的講話有此殊榮，索翁當為第一人也。

### 索氏講詞絕對成功

十月二十四日各報均以巨大篇幅報導，並刊載索氏講詞全文，和聽者反應，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副刊更特別邀請背景各異的文學工作者，分別以「照亮陰黯世代的慧光」和「給索忍尼辛」為題傳達他們的反應，這也是往日未曾有過的盛舉，當天索氏應中影總經理明驥和文工會主任周應龍之邀請觀賞反共電影「苦戀」，十分感動。之後又由吳三連先生陪同參觀故宮博物院，索氏對中華藝術精美，更是流連忘返，這也是他來華一週以後較輕鬆的一天，本來索氏與吳三連文藝基金會約定在他講演時才公開露面，講演後自由參觀，台灣新聞界未能守法為其「保密」，這才使緊湊的行程倍加匆匆。

索氏的講演是成功的，包括政界、學者、平民和外籍人士。新聞局長宋楚瑜在索氏講演

結束後，就當場到後台休息室與其首次晤談，並向索氏陳述將以最快速度將英文譯稿發出，並透過衛星立即傳播索氏訪華活動，就連索氏的日籍友人木村浩也說他看得出這位國際知名的文豪對寶島台灣極有好感，索氏對木村也說：這次「給自由中國」的講演很成功，他自己也很滿意，另一位俄籍留華學生艾德林聽了俄羅斯的良心——索氏的演講，說他講的句句都是真話，並且盛讚索氏講話用字用句「極富詩意」，優雅，而且在口氣，說話的味道上，真切的表現出對中華民國的關切和愛護。譬如索氏以「自由海島」稱呼台灣，在俄文却有其特殊的意義——那是代表一處理想、自由的國土，這是多麼深切而有滋味。

## 傳播媒體琳琅滿目

聽講的迴響，各報報導琳琅滿目，篇篇精彩，統計起來有數十篇將近八、九萬字，而嚴格的評觀，還是薑以老的辣，鄭學稼、胡秋原先生先後在青年戰士報所寫的讀後感和談話，使索氏的講演更能原原本本使國人增加了解，而最為感人的要以吳延環先生在「中副」的「聽講記感」，他列舉四點：生平首次、不幸之幸、當心被賣、暮鼓晨鐘，幾皆與筆者於聽講感受之餘所寫的拙文立論不謀而合，更妙的是筆者前文之副題原有指索翁「傳反共之道」者實含其誠有類似教主傳教之意，吳先生的大文：「末了，在他演講時，我看他的長相，他的面龐，他的鬍子，他的口吻……無一不像救世主耶穌。在今日撒旦——共黨橫行之世，希望全世界愛好自由人士，多聽幾次他的演講，並多讀一些他的大著」自許，但索氏此番東來，如非為傳反共之道，何能使自由中國震撼和鼓舞哩！

## 追踪採訪同樣感謝

索氏於二十五日終於舉行記者招待會，他經由準備的講稿，向所有熱誠接待的自由中國人士表達由衷的謝意。提及「……即使是緊迫不捨，常常阻撓我對周遭事物的直接觀察的記者群，我也同樣表示感謝；感謝他們友善的態度，也感謝他們散播我的言計給盡量多人知道的工作熱忱。」索氏還表示他此行深深愛上自由寶島，尤盼世人了解台灣乃是一用以考驗自由世界之堅毅與否之決定關鍵之重地。當晚索氏欣然接受由宋楚瑜局長代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蔣公「蘇俄在中國」英文版贈書，並且破例參加吳三連先生的晚宴，被邀的陪客計有谷正綱、倪文亞、馬紀壯、李璜、楊毓滋、蔣彥士、陳奇祿、錢復、宋楚瑜、歐陽勛、姚朋，兩位索氏傳譯人王兆徽、木村浩和吳三連文藝基金會的吳凱山和吳豐山，賓主交談，相見恨晚，姚朋——以中國筆會會長的身份，題記「索忍尼辛最長的聚會」之長文發表在二十六日中央日報第二版，由參加聚會代表各方人選觀之，那是很恰當和有足夠的份量。

## 偉大證詞永垂不朽

在索氏離華之夜，台視由丁中江主持的每週「新聞評論」，曾邀請評論家李廉、胡秋原

、鄭學稼先生在共同發表卓見，他們一致強調對自由中國有深刻久遠的意義，索忍尼辛先生「這篇偉大的證詞，是不朽的！」同時他對我們的忠告，應該虛心接受，胡先生稱索氏是一位最偉大的勇者，「他不是普通的文人，是一位勇敢的文人，有深厚的愛心，我們應該學習，他不怕共黨所表露的無畏懼的勇氣。」丁先生更讚佩索翁，「他不僅是一位勇者，而且是一位『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的哲人。」索氏就在二十六日傍晚悄悄離華，跟踪多日的記者群，被接待者「調虎離山」，終於得以搭乘華航班機直航美國，儘管如此，他仍然托付寄居台北的俄裔教授包麟，轉達他對自由中國的期望，因為自由中國不僅是中國大陸人民的希望，也是所有被奴役的共黨國家、人民的希望。索氏竭誠盼我中華民國的這個「自由之島」，能繼續發出光芒，影響所有無自由和被奴役的人民。

當二十八日「自立晚報」刊出吳三連基金會一年來邀請索氏來華講演，其中三封較重要的信，益使讀者了解索氏為求安全，順利而對行程保密要求之所以然。連日各報刊出該會吳豐山的「索忍尼辛訪華始末」，連「中國時報」為提前刊載索氏行程，曾引起台北各報不快者，也在今（三十一）日「本報處理索忍尼辛新聞幾點說明」，最後承認：「索氏此次來訪，對我國堅持的反共政策多所肯定和期許，鼓舞士氣，在國際間亦具有深遠之影響力，就事論事，吳三連文藝基金會之努力與貢獻，是值得肯定和讚揚的。」相信由此必然帶來台北的新聞界一團和氣，為反共救國的大業共同奮鬥到底！

### 侮蔑自由大唱反調

最近看到兩份在自由中國享有言論自由的刊物，其一竟認索氏為「共產主義叛徒、個人主義暴君」，而藉題「唱反調」，另一則曲曲折折，隱隱約約的「為唱反調而唱反調」，甚至認為索氏講「給自由中國」連對「自由」兩個字都未發揮，因為近年來他們和「美麗島」不法份子或受感染或有勾結，而妄想假自由，民主破壞政府威信，達其不反共，圖苟安的目的（夢想），這少數狂徒、文士，如非麻木不仁，就是另具用心，令人為之扼腕，悲哉，悲哉！反之，索氏講演的迴響，已驚醒絕大多數的國人；最難得是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大專學生，他們平日生活優裕，三十年來未曾深自體認艱難，乃不知何謂「憂患」，而今受到一位大文豪、思想家，又是一位外籍俄人的提撕、震撼，絕大多數的年輕人，怡然接受其發諸內心深處的金石良言，這明明是聖者的召喚，因此筆者虔誠的嚮往，那些少數的迷途羔羊，魂兮歸來，你們既然是炎黃子孫，為甚麼不做堂堂中華的硬漢！

### 三、聆聽索翁演講再記

自從一九七〇年蘇俄不允索忍尼辛離境領取諾貝爾文學獎，即引起世人特別注意。三年後俄共又戲劇性的將索氏驅逐出國，更引發舉世的關切。俟其發表致蘇俄領袖們的公開信，流亡美國在哈佛大學演講，旅美接受B B C記者訪問，乃致悄然應邀東行忠告日本，索翁在

在堅持反共的立場，而對西方文化作透澈評論，並對日人媚共促應逆途知返，這都是值得我們引為知音的。

筆者於索翁的文學作品雖未曾多所涉獵，但當獲悉其行將蒞臨台北公開講演，則甚為感奮而亟欲親往聆聽。儘管自己執教多年，亦偶有講話的機會，惟其每憶大學時代英文有一課——假如我再做「新鮮人」，一定不會放棄去聽名人演講的機會，那跟平日教室聽課有所不同，因為大師、名流的風範、滙集多年的睿智和見解，每每是聚精華之大成，所以能在短短的一兩小時給聽者許多啓示和指引，而產生「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效果。（反之，虛有其表的名人，使聽者失望之餘，亦能發現其缺點所在，也會有「不虛此聽」之感。）由於筆者對此尚有體認，加之往昔還有主辦講演的經驗，所以函請友人索票，為準時到場聽講。

距離演講開始約一刻鐘，筆者隨同聽眾持券而貼掛於胸前，順利進入中山堂的中正廳，眼前舞台的絨幕上「索忍尼辛演講會」幾個醒目的大字，講桌上置有鮮花和好幾副麥克風，台左三張座椅，右邊則是翻譯臺。七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一時正，索忍由文藝獎基金會吳三連先生陪同出現在臺上，面對這位反共的大文豪，一千五百多位有幸親聆的聽眾，報以熱烈的掌聲，同時紛紛自動起立，表示摯誠的歡迎和敬意，這是筆者聽講演少見的場面，再者此時會場的氣氛益顯嚴肅，於大家相繼坐定後，首由華視記者胡雪珠小姐報告，說明演講會邀請政大俄文教授王兆徽傳譯，由於索翁時間緊湊，未準備講後回答問題。隨即吳先生作簡短介紹。「……世界最偉大的文豪、反共最堅強的鬥士……」索翁於是又在不絕的掌聲中，開始他如獅子吼「給自由中國」的金石正義之聲。

演講包括翻譯將近一小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家全神貫注的聽講。索翁鏗鏘有力且含抑揚頓挫的語調，再加上他嚴正而懇摯的表情，間或配之以手勢來加強語氣，筆者雖不懂俄文，但也和大家一樣能領會他的苦心和示意，每當一個小段落，透過詞意明朗的傳譯，前後三十多次發自每個人內心的掌聲，所代表的自然是聽者的響應和共鳴。因為索翁每句話都是在給我們鼓舞和警惕，更何況他刻意提醒世人，勿信共黨謊言花招而應自由中國公平的待遇。當他講到西方國家出賣中華民國、共產主義界無所謂好、壞、自由中國勿因富裕而墜落，你們最堅強的盟友是億萬大陸同胞時，在場的無論是青年或老者，幾都感動淚下，正因如此，當索翁結束講演，三度鼓掌，大家站立不散，而索翁初以據說是俄人的最敬禮——右手掌置於左胸上來回答，第二次他竟用我們中國人的抱拳還禮，最後他從微笑中透露著深受感動，而由主辦人陪同揮右手跟聽眾道別。

這融化了民主自由意志堅強、親切而值得回憶的一幕，在電視螢光幕上也可能「如臨其境」的有所感受，但總欠完整，字幕和當場翻譯因「異曲同工」，惟其臨場氣氛和聽與講之間的直接情感和精神意志的交流，與不克與會親聆者總隔一層。據說索翁為增強演講的效果，事先理整他的美髯，又還一再考慮穿著——結果是穿了一套黑色東正教的禮服，足見他鄭

重其事。更難得的是一小時講演，除了錄影、掌聲、譯詞之外，筆者未聞咳嗽或其他的雜音，這一方面顯示國人聽講的水準提高，再者表現國人的健康和修養。三十三年來自由中國之所以進步，從這些小地方也獲得證明。而筆者對演講會主辦者欽佩之餘，則更有一番「會心的微笑」，蓋索翁講演於反共之人文思想的宣揚，益加落實肯定。總之，以上所述乃筆者親聆索翁演講的實感，乃續予記之。至於聽後與友人交換心得，再從報端拜讀字斟句酌的翻譯全文，尤能引發深思和感念。

## 附錄 索忍尼辛給自由中國 BY Aleksandr Solzhenitsyn

三十三年來臺灣寶島一直以自己特殊的命運為舉世所注目，對這一點我本人早就有堅定的體會，世界上已經有三十個國家淪入共黨魔掌之下，這些國家沒有一個能僥倖地為自己保留一小片獨存的國土，在那裡繼續為其破碎的國家謀求發展，向全世界顯示自己，並且和共黨的混亂現象作競賽式地比較。富蘭哥爾將軍在俄國內戰時所據守的克里米亞很可能成為俄國的這麼一塊土地，可是我們不僅沒有得到任何外援，而且反被不忠實的西方同盟者所拋棄，很快地就被共黨消滅了。而在中國，由於海峽遼闊，臺灣就成了中華民國所留下的一塊復興基地；就在這裡三十三年來不斷地向全世界顯示著，如果中國大陸不淪入共黨之手，整個中國都會達到像臺灣一樣高度發展的水準。今天在臺灣的自由中國，在建設上、工業上和人民生活各方面都有顯著的成就，並且顯示出如果大陸不淪入敵人之手，國家的力量一定會朝向同樣明確的方向發展。

我總覺得世人會認清這種含有教訓意義的比較，會清楚的看到，凡是逃離共黨的人民是多麼繁榮，而陷入共黨統治下的人民却有千百萬人慘死。共產暴政在蘇俄、在波蘭、在高棉的殘暴史實，早已為大家所熟知，至於在中共，在越南或在北韓，千百萬生靈被摧殘的史實，相信早晚也會很詳盡地被揭開，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能從一些蛛絲馬跡中推斷出來。

其實並不如此，事實上自由中國竟受到其他國家非常不公平和不平等的待遇。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都不顧道義地把你們逼出聯合國，自從他們把一千七百萬自由中國人民排除聯合國之門後，這些代表雖然仍在那裡繼續叫囂、唏噓、吶喊著，可是聯合國却已變成了一個不負責任滑稽劇場而自取其辱了。在這裡，第三世界許多國家也像喪失理性的瘋子一般，扮演著跳樑小丑，他們不知道自由的真諦，而坐待壓迫桎梏的到來。

至於西方世界若干世紀以來，早已熟知自由的真諦，可是由於長久以來生活在幸福安樂之中，他們為自由所付出的，有愈來愈少的傾向。西方人一向珍視自己國家的體制（自由、民主），但是為保衛這一體制挺身而出的人愈來愈少了。西方保衛自己的能力正一個年代不如一個年代地衰退、喪失中。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的背叛行為，只是為了自身的苟安，這種現象在二次大戰前就已經開始了，到了戰後，更不惜出賣了整個東歐，只是為了能夠使自己的幸福生活持續得更久一些。波蘭米可拉伊奇科政權，多麼輕易地被出賣了！同樣地，自

己的戰時盟友蔣介石，也被輕易地出賣了！不久的將來我們也會看到，一個西方國家只是爲了苟全自己而出賣另一個國家。大多數恐懼共黨的西方國家爲了怕激怒中共，甚至於不敢出售武器給貴國，你們對這點會感到驚奇嗎？事實上，他們對自由的維護和關懷根本是微不足道的。目前飽受威脅的歐洲最可能了解這種情況，可是怎麼都害怕承認中華民國和正遭受威脅的亞洲國家呢？不久前，日本首相甚至說過，如果武裝自由中國，會給遠東帶來不安。果真如此的話，那還有什麼話可說的呢？！

他們在不斷地尋求苟安之道，選擇自己的替身而置身事外，並且創造出一個迷人的神話說：有「壞」的共產主義，也有「好」的共產主義，利用這個神話把中共塑造成一個本質善良的和平締造者的假象。當南韓目前免於遭受共黨攻擊之際，又產生了一種神話——這也不足爲奇——誤認爲蘇俄並不仇恨他們，不像北韓那樣是南韓的直接敵人；現在他們爲了儘量討好「北京」，而正在搖擺不定，是不是該把中共投誠的飛機交給自由中國呢？

這種神話的來源，並不是由於他們沒有遠見或是愚蠢，而是由於絕望和精神喪失的緣故。

美國對貴國的關係是很特殊的。到今天爲止，美國的唯一保證就是使臺灣不受共黨攻擊，可是今天美國要保持對臺灣的忠實承諾有多困難呢？要知道它對貴國的承諾已經喪失泰半，美國業已屈服於世界上普遍的逆流，要背棄臺灣，陷自由中國的命運於危難的境地。爲什麼美國要和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它這樣做，錯在那裡？只不過是因爲它要追隨一般西方國家，想與中共結盟那種枉費心機的梦想在作祟而已！美國限制了和貴國的關係，降低了軍事的支援，否定了你們的需求。

在放棄臺灣這問題上，有多麼大的壓力曾經加在歷任美國總統的身上，但是並非每位總統都能經得住壓力。有一位剛剛去過中國大陸的美國前總統諛媚地說：「強大的共黨中國才是和平的保障」。照他們的說法彷彿美國對一個強大的赤色中國有了興趣，這些人過去曾經治理過美國。其實沒有人敢保證，說不定有一個和「他」一樣的人會繼任雷根總統。美國有形形色色的現象，有許多思潮，而投降的思潮最盛。

若干有影響力的團體，傾向於爲了討好一個極權國家，而不惜背叛許多自由國家。正因如此，他們欣然響應中共和平統一的虛偽建議。許多美國記者大聲疾呼：目前「北京」一定會遵守實踐和平統一的諾言。可是他們完全忘記了，共產黨人已經不止一次地欺騙了世人。戰後東歐若干政府和共黨聯合的經驗，並沒有給世人留下任何教訓，而現在這種沒有希望的聯合政府的試驗，又在高棉重演；同樣地，在季辛吉和北越簽訂合約之後，世人一直到北越決定侵佔越南那天爲止，都還相信北越會遵守諾言的。著名的美國傳播媒體甚至愚蠢到這種程度，竟然說美國並沒有犯任何錯誤。如果說中共違反諾言，以武力侵佔臺灣，那時美國又將可不受義務的約束，而再度開始運送武器，到那時武器又交給誰呢？——這種噏語竟然出現在美國很多主要的報章上，他們這樣做究竟爲了什麼？恐怕連他們自己都不明白吧！

美國有權威的人士竟然想迫使臺灣去做投降式的談判，讓臺灣自願地獻上自己的自由和力量。

中共到底想向你們要些什麼呢？當然他們渴望侵佔你們繁榮的經濟，掠奪和吞食你們的一切。在經歷了二十世紀許多大事件之後，只有一些短視無知的人才會相信「北京」的諾言，認為他們會完全保留你們的經濟社會制度，甚至於你們的武裝力量，同時讓你們也保留某些自由的要素。

對他們來說，主要的並不在於要剝奪你們的財物，剝奪你們辛苦得來的果實，而是在於不管在什麼地方，也不管是什麼事情，共黨制度都不能容忍有一點點的偏差。與其說它所需要的是富足的寶島，毋寧說它需要抑制脫離它制度的偏差。中共所不能容忍的是你們經濟和社會的優勢，因為讓其他的中國人（指大陸同胞）知道沒有共產主義可能會生活得更好，那是不可行的。在共黨的意識型態裏，是不容許有任何自由島嶼存在的，所以就連防禦性武器，他們也千方百計地制止銷售給你們，以便削弱你們的戰鬥力量，破壞海峽的均勢，使他們入侵臺灣的日期提早來臨。

爲了促使美國漠視臺灣，中共已開始利用它和蘇俄的和解（玩蘇俄牌），而這種和解並不是完全故做姿勢，而是有其遠景的，因為兩個共黨政權畢竟是出自同一根源的。有一件事現在大家早已忘記了，那就是，一九二三年蘇俄的代表格魯金別格——化名「鮑羅廷」——曾經準備在中國發動共產主義的政變，因此，他才把毛澤東、周恩來提升到黨內最高地位。

我在此之所以把這些奉告諸位，乃是由於你們所面臨的是致命的威脅，幸好這一點在臺灣的人士——即使並非全部——大多數都很了解。你們對這種威脅的了解顯然地比南韓要好得多。在南韓，年輕一代和大學生，完全忘記了共產黨侵略所帶來短暫的恐懼，而覺得他們所享有的自由似乎太少。可是，一旦他們兩手被縛，被押送共黨集中營的時候，他們就會懷念和重估今天他們所謂「不自由」的價值了。

在西方似乎流行著一種潮流，那就是：向站在反共前線的國家，向在敵人炮火威脅下的國家，要求廣泛的民主——不只是普通的民主，而是絕對的放任，以及背叛國家，和任意破壞國家的權利。西方國家不僅允許這些行爲在他們自己的國家發生，而且更要求每一個受敵人威脅的國家，包括貴國在內，也要付出同樣的代價。所幸，在臺灣我覺得大家對這種行爲都能有理性的節制，這都是爲了在反共鬥爭中能夠堅持下去的緣故。

可是，另一個危險正在虎視眈眈地環伺著，貴國的經濟成就和民生富裕具有雙重特性：一方面它是全中國人民光明希望之所寄，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顯露出你們的弱點。因爲所有生活富裕的人們容易喪失對危機的警覺，沈緬於今日的生活，結果可能喪失了抗敵的意志。我希望並且呼籲你們，能夠揚棄這一弱點，在你們物質生活有所成就的時候，不要讓你們的青年懦弱到寧願做敵人的俘虜和奴隸，也不願去戰鬥。你們在臺灣三十三年和平生活，並不意味著今後三年你們不會遭受攻擊。你們不是生活在一個無憂無慮的寶島上，你們應該全

國皆兵，因為你們不斷地受著戰爭的威脅。

你們一千八百萬的人口，所面臨問題的深度正如同猶太人一樣。但是猶太人的問題會引起許多國家的注意，而成爲當今世界的中心問題；你們的特殊情況，跟猶太人比較下，我不理解爲什麼臺灣的命運不能博得世界的注意呢？

當前世界出賣弱者的現象甚囂塵上，說實在地，你們只有依賴你們自己本身的力量。可是你們也有一個更大更光明的希望，那就是被奴役國家的人民，不會無限度的忍耐下去，當他們的統治者們面臨嚴重危機的時候，他們就會揭竿而起來推翻暴政。

在我閱讀過你們許多書籍當中，瞭解到你們的寶島，乃是民族復興的基地。但願它是！自救和防衛不應是你們最後的目標，你們最終的目標應該是，幫助和解救你們在大陸受苦難的同胞。首先，最重要的是盡量而勇敢的運用你們的廣播和電視的傳播功能。似乎在別人的心目中無法指出誰是你們堅強可靠的盟友，但是在你們面臨危亡之際，你們會有全世界最堅強的盟友，那就是億萬的中國人，他們的同情與支持，就是你們精神和士氣的最大支柱。就在幾天前，你們就收到了具有鼓舞性的信號，那就是唾棄共產暴政的中共飛行員駕機飛抵南韓，投奔自由，這正表現了中國大陸人民嚮往自由的真正情感。我常常很痛心地想，中國「古拉格羣島」裡許多無名囚犯，他們的苦難也許要到二十一世紀才能夠向世人宣洩。

所有被壓迫的人民，包括蘇俄人民在內，都不能依賴外界的援助，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瘋狂的中共和蘇俄的統治者之間發動了戰爭，整個世界都會作壁上觀的，說不定他們內心還會感到莫大的安慰。我但願這件事情不會發生，但是不管怎樣，讓我們在此爲中國人和俄國人間友好和信任作見證，甚至於在任何情況下，我們之間都不要有矛盾存在。進一步來說，我們受迫害的兩國人民該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兩個共產政權。不管兩個貪婪的、反人民的專制政權發生什麼事情，讓我們兩個人民保持互相了解、互相同情和友誼，絕不讓無益的民族仇恨矇蔽了耳目。

我們不知道共產主義會爲禍世界多久。記得有人曾經在一百三十五年前誇耀著向當時若干大帝國的領袖說過，在歐洲所組成的一小撮烏托邦共產黨徒們，會用鐵和血征服這些領袖，並使他們屈膝而喪失他們的權威和驕傲，可是這些領袖對他這種狂言都認爲不值一笑，因爲像這樣的預言他們認爲並沒有力量。共產黨的力量本是壓榨和殘酷，而西方世界的弱點在於缺乏戰鬥意志。

我們不知道人類歷史還要走多少稀奇古怪的曲折道路，我曾經表達了我自己的推測：全世界的共產主義思想，或許比蘇俄和中共的共產主義制度存在得更久，還可能會蔓延到其他國家，因爲在那裡願意嘗試共產主義的人很多。不過在我們兩國國民的意識裡，理性的體認很佔優勢，儘管兩國人民飽經苦難，喪失甚多，畢竟正在邁向自救和復興的道路。